小學考

小學考卷三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二

蕭氏鈞韻旨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蕭瑀傳曰瑀兄子鈞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終太子率更令兼集賢館學士所譔韻旨二十卷行于代

武氏元之韻銓

唐志十五卷

佚

唐元宗韻英

唐志五卷

佚

唐書經籍志曰天寶十四載誤集賢院寫付諸道采訪使傳布天下

唐會要曰天寶十四年四月內出御譔韻英五卷付集賢院繕寫行用

集賢注記曰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譔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二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

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廣開文路兼通用韻以示宰臣等上表陳賀付諸道令諸郡傳寫

陳氏延堅韻英

十卷見玉海

佚

南部新書曰天寶時陳延堅譔韻英十卷

顏氏眞卿韻海鏡原

唐志三百六十卷崇文總目十六卷

佚

唐書顏眞卿傳曰眞卿字淸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

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遣眞卿往諭逼使上疏不從張伯儀敗乃拘眞卿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遂縊殺之年七十六贈司徒謚文忠

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唐會要曰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眞卿譔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王應麟玉海曰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原照之如鏡

按韻海鏡原崇文目僅存十六卷知亡佚已多通志作鑑原避翼祖諱也是書爲後人韻府之濫觴本無關小學以自來著錄皆列小學中姑仍其舊後此韻府羣玉之類皆不入焉

陸氏慈切韻

見董南一切韻指掌序

佚

李氏舟切韻

唐志十卷

佚

釋智猷辨禮補修加字切韻

唐志五卷

佚

張氏參唐廣韻

通志五卷

佚

無名氏唐切韻

通志五卷

佚

李氏邕唐韻要畧

通志一卷

佚

唐書文藝傳曰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爲文選注講授諸生四遠至傳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

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同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

彭氏蟠重修唐韻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唐彭蟠字東瞻宜春人好學不仕以

處士稱著有重修唐韻

高氏測韻對

唐志十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高測韻對十卷輯諸書爲千韻以便童習

按韻對唐志列於子部類書類然據玉海云輯爲千韻以便童習應歸之小學後倣此

陳氏郛四庫韻對

通志二十八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乾德四年正月陳鄂上四庫韻對詔續編天禧五年六月乙巳鄂之孫僧溥上鄂所作九十八卷

范氏鎮國朝韻對

通志三卷通考八卷不著譔人

佚

郭氏逢音訣

通志八卷

佚

按龍龕手鑑嘗引郭說

句氏中正有聲無字

一卷見宋史

佚

宋史文苑傳曰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中正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

句氏中正等雍熙廣韻

通志二百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五人同詳定玉篇切韻志云雍熙中太宗於便殿召直史館句中正訪字學令集凡有聲無文者翌日中正上其書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當附其末因命中正及吳鉉楊文舉等考古今同異究篆隸根原補缺刊謬為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詔付史館

陳氏彭年等重修廣韻

通志五卷

存

景德敕牒曰大宋重修廣韻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準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敕四聲成文六書垂法乃經籍之資始寔簡冊之攸先自吳楚辨音隸古分體年祀寖遠攻習多門偏旁由是差譌傳寫以之漏落矧注解之未備諒教授之何從爰命討論特加刊正仍令摹印用廣頒行期後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國子監依九經書例施行牒至準敕故牒

又祥符敕牒曰元年六月五日勅道有形器之適物有象數之滋一爻始畫於龍圖六體遂生於鳥跡書

契是造文字勃興踵事增華觸類寖長沿廣載以變
本尚辭律之諧音集韻成書抑亦久矣朕聿遵先志
導揚素風設教崇文懸科取士考覈程準玆實用焉
而舊本既譌學者多誤必豕魚之盡革乃朱紫以洞
分爰擇儒臣叶宣精力校讎增損質正刊修綜其綱
條灼然叙列俾之摹刻垂於將來仍特換於新名庶
永昭於成績宜改為大宋重修廣韻牒至準敕故牒
陸法言譔本長孫訥言箋注儀同三司劉臻外史顏
之推著作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薛
道衡已上八人同譔集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

三百字關亮增加字薛峋增加字王仁煦增加字祝
尙丘增加字孫愐增加字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
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畧備載卷中勒成一部進上
勅賜絹五百疋
晁氏公武讀書志曰廣韻五卷隋陸法言譔其後唐
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
納言孫愐三序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
言共爲譔集長孫納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
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
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

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眞宗令陳彭年邱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卽彭年等所修也

王應麟玉海曰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

又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爲大宋重修廣韻三年五月庚子賜輔臣人一部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刊修廣韻韻畧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又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詔曰道有形器之適物有

象數之溢一爻始畫於龍圖八體遂生於鳥跡大宋重修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陸法言誤本長孫納言箋注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誤集唐儀鳳二年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緬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諸家增字釋訓並載卷中

何琇樵香小記曰廣韻注有絕可笑者如東字下注東宮字齊大夫東宮得臣之後刀之下注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即姓氏書有此謬談亦不應漫無考訂至此何傳古圖說誤州字即傳

笑千古也

胡獺拾遺錄曰隋陸法言切韻五卷後有郭知元者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廣韻則宋朝景德祥符重修後人以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先字蓋自眞字而來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仿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

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是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平低昂非思力所乃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宋重刊廣韻

讀書志五卷

存

邵長蘅曰宋槧廣韻五卷前有孫愐唐韻序宋史藝文志云陳彭年邱雍重修大槩因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而刊益之者注簡而有古意後來諸家往往引用爲據依今存韻書惟廣韻猶近古世儒或亦稱唐

韻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廣韻四卷內府藏本不著譔人名氏考世行廣韻凡二本一爲宋陳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爲此本前有孫愐唐韻序注文比重修本頗簡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謂明代內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然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尙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版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內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宋諱則不避郡長蘅古今韻畧指爲宋槧雖未必然而平聲東字注中引東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譌作舜之後

熊忠韻會舉要已引此本則當爲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刪也又宋人諱引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爲欣此尚作殷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難於成詩間或附入眞諄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亦借眞韻中字取音竝無一字通文此本注殷獨用重修本始注欣與文通尤確非宋韻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廣韻五卷則法言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又孫愐以後陳彭年等以前修廣韻者尚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郭忠恕佩觿上篇尚引裴務

齊切韻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轉之譌知三家之書宋初尙存此本葢卽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此廣韻又景德四年敕牒稱舊本注解未備明先有此注文簡約之廣韻也彝尊精於考證乃以此本爲在後不免千慮之一失矣惟新舊廣韻皆在集韻之前而上去二聲乃皆用集韻移併之部分平入二聲又不從集韻移併疑賈昌朝奏併入三部以後校刻廣韻者以豏檻儼陷鑑儼六部字數太窄改從集韻以便用咸銜嚴洽狎業六部字數稍寬則仍其舊而未改觀徐鍇說文韻譜上聲以湛檻儼相次去聲以陷鑑釅相次則唐人

舊第可知也此於四聲次序前後乖違殊非體例以
宋槧如是今姑仍舊本錄之而訂其誤如右
盧文弨書所藏廣韻跋曰此本鋟版年月無可考觀
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眘惇字皆缺筆十九鐸內
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
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
葉今此五卷并敘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整
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
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
分併處亦非本真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此爲完
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此不

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修始易以廣韻之名而鼂公武讀書志即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即唐韻本無分別邪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乾隆戊寅

戴震跋曰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即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廣韻作序有曰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刋之淮陰苐仍明內庫鋟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

畧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彥倫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彥倫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旣刪整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韻鋟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爲宋時詳畧兼行𠫭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而卷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𠫭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𠫭之末六韻儼豏列豏檻陷鑑之前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違異而五十儉諱按嘉慶四年改韻府上聲二十八爲儉注與忝同用儼

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宋景祐實元巳前所泆無
有也其間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逼用或云與某同用
參差不治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畧以賈昌朝請
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逼用於是平聲合欣於
文合嚴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
儉忝合范於豏檻去聲合廢於隊代合焮於問合儼
於豔㮇合梵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
乏於洽狎毛大可臆爲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
䏲痆山談添銜九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善
本卽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
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韻與平入

齟齬皆自禮部韻畧施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治改之未盡苟尋求轍跡古書所由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十百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又書後曰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別之爲通攝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指南江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止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遇攝齊佳皆

灰咍一類也（切韻指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竝同者支韻爲貲雌斯在齊韻爲齎妻犀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歛脣吻固殊佳皆咍三韻古今尤弇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爲一類眞諄臻殷文魂痕一類也（切韻指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指南山攝）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痕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痕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列之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

類通而絕不通魂痕用魂韻字必與眞諄一類通而絕不通元痕韻字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韻戾於三百篇論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宕攝庚耕淸青一類也切韻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也切韻指南咸攝凡十有六攝今音蓋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

前燕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干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燕登在鹽之後吳棫韻補別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注今人韻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爲十部按之聲類俱疏舛未爲得也

又曰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年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譔本長孫納言箋注盖二百六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湩字下云此

是冬字上聲蓋省人論韻審其洪細爲一二三四等則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咍二十四痕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厺入悉準此餘韻或主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爲一韵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刪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

四等並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湩䳊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櫛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韻並二等欣韻迄韻並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餘亂等字卽臻櫛二韻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而眞與諄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稕焮通質與述櫛迄通斯於四聲無所牴牾不當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

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殷宋時避宣祖廟諱改殷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眞韵中間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草堂詩用芹字獨狐及送韋明府荅李滁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殷者合爲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爲目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逖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殷隱

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畧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注文刪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廣韻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葢其䟽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畧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刪整者上聲儼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

注忝儼同用曹刻去聲釅雖移陷鑑之前而豔注桥同用釅注凡同用陷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豔第五十五注桥釅同用釅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鑑同用之注釅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陷鑑釅三字而注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豏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亦同禮部韻畧集韻矣宋初徐楚金說文解字韻譜今人以李壽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言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

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豏作湛而湛第五十二檻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釅作驗驗注云俗作釅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醶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間朱氏石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爲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尚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例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聲釅韻適無字不列而平聲嚴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次覩徐氏書之足證唐

韻舊次者迥異矣
又曰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譔爲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然則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見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爲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襍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譔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麻當分爲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爲二韻一與支脂微附近一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韻一與魚模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韻

一與諄臻殷文魂痕附近一與元寒桓删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别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韻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淸當别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别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屢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别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歟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塡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

非後人𠌫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華字云古讀華爲敷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吳才老𠌫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宋氏濂等校定廣韻

五卷見宋濂集

存

宋濂新刻廣韻後題曰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摹
印然自梁沈制爲聲韻以來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
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元復帥其屬而附益之時號
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謬畧復增字
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
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邱雍復重
修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初景祐集韻之出復增
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
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勑校定
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注則並仍其舊
舊韻凡二百有六今省爲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

壬子朔

楊士奇廣韻跋曰廣韻一冊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爲友人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其操心獨廉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不能也

顧氏炎武重刊廣韻

五卷

存

顧炎武書廣韻後曰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

周有并伯廣韻曰子牙後今并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鄜城後省今鄜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鄜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畧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今並無此文又注踶字云漢光武得此鼠賓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傳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芉

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
趙有大夫犀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益注中
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
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
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
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
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
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
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
考曰有陸法言長孫納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
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

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僭哉

陳上年序曰韻學之興其建安以後乎其前則缺有間矣考之隋唐二志魏左校令李登有聲類十卷晉安復令呂靜有韻集五卷齊中書郎周彥倫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有四聲一卷又有周研聲韻張諒四聲韻林段宏韻集陽休之韻畧李槩音譜音韻決疑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畧釋靜洪韻英趙氏韻篇凡十數家至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同譔切首五卷長孫納言爲之箋注唐時學者轉有增加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畧復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前有法言納言愐三序宋雍熙景德間

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中所引前代之書止言法言切韻而諸家槩不之及又不著誤人冠以孫愐廣韻之序而無法言納言二序故晁無咎輒謂廣韻法言所誤孫愐加字其寔切韻唐韻廣韻各爲一書義則相因爾宋景祐中直史館宋祁鄭戩等更爲集韻先儒有言自集韻列于學官而廣韻遂微今集韻亦不傳然則廣韻之前有切韻唐韻後有集韻其書皆亡而廣韻巋然獨存隋唐以前相承之二百六韻所謂一東二冬三鍾者部分具在乃韻書之本原也理宗之末有平水劉淵者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黃公紹

因之作韻會舉要大行於世而今人遵用其書淵之意以爲廣韻中有獨用通用之注故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然亦有廣韻所不通而併者如上平聲二十文二十一殷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爲十二文如平聲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而劉氏則併爲十五咸又別併嚴於十四鹽上聲十入吻十九隱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爲十二吻去聲二十三問二十四焮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爲十三問四十六徑獨用四十七證四十八嶝同用而劉氏則併爲二十五徑入聲入物九迄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爲五物三十一洽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

同用而劉氏則併爲十七洽夬平之併文與殷上之併吻與殷去之併問與焮入之併物與迄洽與狎與業與乏之是亂廣韻之部也平聲青與蒸登上之迥與拯等各爲一韻而去則併證嶝二韻於徑之下是自亂其部也又於廣韻中字稍僻及兩收三收者大半刪去如平聲殍字白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宋洗存中譏其出韻按廣韻十虞部中有殍字上聲等字韓文公作許國公神道碑銘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蕭坂萬邦絕等注云叶韻按廣韻十五海部中有等字去聲搖字陳後主關山月詩城遙接暈高間風連影搖與耀峭照爲韻按廣韻三十五笑部中有

搖字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切磋之磋馳驛之驛掛帆之帆山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爲劾課以駐易驛以席易帆以伏易裝今並正之凡此有廣韻所有而今韻所無者相沿旣久踵謬增訛即劉氏之本漸失其眞如劉併鍾於冬而今則鍾部之字或竟竄入冬下併脂之於支而今則脂之兩部之字或竟竄入支下甚有灰不收推寒不收完之說其妄愈甚吳郡顧徵君炎武有憂之乃據唐韻以正宋韻之失據古經以正唐韻之失所著有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諸書皆所以正唐韻之失者而以唐正宋則多主廣韻向過鴈門數數爲予言之

又出其所攜善本相與繙閱惜此書存者無幾郎廠
本不得借留同學關中李處士因篤偶見之於京師
舊肆遂購之歸乎乃割奉若干屬淮上張文學弨重
付剞劂公諸海內焉竊怪今世詩人高自矜詡往往
不屑以唐自待獨至於韻則守宋末元初劉黄二家
之書無有知其誤者甚且目之爲沈韻承訛襲舛堅
不可破而一二經術之士又絶不聞有古音遵六朝
唐宋諸名家而敢於背經或驅之使就後人反切曰
某之叶某音或擅改經文如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
羽可用爲儀儀古音俄此爻無韻而安定胡氏改陸
爲逵小過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離古音羅與過

爲韻而本義一說作弗過遇之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古亦音俄與頗爲韻而唐明皇改頗爲陂徵君作唐韻正一一辨之其他子史之文難以偏舉已見於詩本音易音諸書者姑不具論惟是世之通儒多以韻爲細務仍後世之失而諉云無害夫以韻之不講至於改經害孰有甚於此者況夫先王考文之典見之周禮所云諭書名聽聲音與議禮制度並爲三重此何以稱焉徵君韻李處士謂其直接周孔以增損未畢未能卽刊而先梓廣韻觀者因是書更進而求三代之音則亦興經信古之一助云康熙六年六月既望

張氏士俊重刊廣韻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朱彝尊序曰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彥倫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原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訥言為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為一百七韻於是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於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到倫次審其音而紊其序逮洪武正韻

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刋之淮陰弟仍明內庫鏤板錄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畧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鏤本證以藏書家所傳鈔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譔沈約之書以眩於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康熙四十有三年六月

潘耒序曰吳門張氏刻古本廣韻成余亟稱其書之善謂古音之條理猶可考見者獨賴此書之存文人學士宜家置一編而人或未喻有問余者曰韻爲詩設也詩人用韻樂寬而苦狹今世俗通行之譜僅一百七韻此書乃分爲二百六韻得無繁碎而窘於押用乎荅曰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脣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於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鍾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續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併省之使古音之相近

而不相侵者雜然淆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最初立韻之部分犂然具在葢自陸法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須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併名爲併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併且闌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訛濫之失不亦善乎客曰部分則聞命矣書中收字太多不盡適於用且有一字而三四韻併收者于義何居曰此書之作不專爲韻也取說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畢載之且

增益其未備釐正其字體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文字包舉無遺故說文字林玉篇之書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以該六書之學其用宏矣若夫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義或無異義此即轉注假借之法屈宋以降迄唐名人率多用之自後世刪去複字而古人有韻之文多不可讀一披廣韻而其字具在非出韻也非叶韻也夫韻書之作非專爲詩非專爲近體也以爲賦頌箴銘以爲長篇古體惟恐其字之易盡也而何嫌于繁乎曰本文之浩博可也小注則粗明字義可矣而何姓氏地理物類方言之旁羅曲載乎曰此正古人之善著書也其人旣博極古今而爲

書之意欲舉天地民物之大悉入其中凡經史子志九流百家僻書隱籍無不摭采一公字也而載人姓名至千有餘言一楓字也而嵩尤桎梏化楓楓脂入地千年變虎魄之說無不備錄不惟學者可以廣異聞資多識而世本姓苑百家譜英賢傳續漢書魏畧三輔決錄等古書十種不存於今者賴其徵引班班可見有功於載籍亦大矣而近代刻廣韻者盡刪去之此古本之所以尤可貴也先師顧亭林深明音學憫學者汎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近歲來始見宋鋟本于崑山徐相

國家僃録以歸張子士俊孜孜好古得舊刻於毛氏而鈌其一帙余乃畀以寫本精加校讐梓之行世因以告客之語書於簡端若夫極論古今音之異同得失而折衷之以經則有先師之音學五書在學者究觀焉可也

張士俊跋曰從常孰毛丈扆借得太宋重修廣韻一部相與商榷行世延其甥王君爲玉錧於蔣門東莊摹寫舊本字畫校讐再四而後鏤諸版復因吳江潘先生來假崑山故相國徐公元文家藏善本勘對詳審自康熙癸未歲之夏五訖於甲申秋孟迺克竣功是書頒於宋初悉辨聲律博據精解非曲學所可增

損益韻學流布去古寖微顧亭林先生炎武所刻廣
韻猶病其畧而不備聞嘗從秀水朱先生彝尊遊先
生欲彙鈔前賢聲韻之書刊示學者今姑錄宋修廣
韻悉仍其故間茲賞音足徵雅曲庶幾證之好古君
子襄其事者家孝廉大受與閭丘顧孝廉嗣立均有
功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陳彭年邱雍等奉勑譔初隋陸
法言以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
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譔為
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長孫納言
為之注後郭知元關亮薛珣王仁煦祝尚邱遞有增

加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後
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
舊本偏旁差譌傳寫漏落又注解未備乃命重修大
中祥符四年成書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卽是書也舊
本不題譔人以丁度集韻考之知爲彭年雍等爾其
書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所收凡二萬六千一百九
十四字考唐封演聞見記載陸法言韻凡一萬二千
一百五十八字則所增凡一萬四千三十六字矣此
本爲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中閒已闕欽宗諱蓋
建炎以後重刊朱彝尊序之力斥劉淵韻合殷於文
合隱於吻合焮於問之非然此本實合殷隱焮於文

吻問癸尊未及檢也注文凡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較舊本爲詳而宂漫頗甚如公字之下載姓氏至千餘言殊乏翦裁東字之下稱東宮得臣爲齊大夫亦多紕繆考孫愐唐韻序稱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已極蔓引彭年等又從而益之宜爲丁度之所譏播未序乃以注文繁複爲可貴是將以韻書爲類書也著書各有體例豈可以便於剽剟遂推爲著本哉流傳旣久存以備韻書之原流可矣

邱氏雍 篇韻筌蹄

三卷見玉海

未見

王應麟玉海曰祥符三年二月太常博士邱雍編通俗文字爲篇韻荃蹄三卷上之詔褒之四年六月詳定諸州發解例附于韻畧

釋鑒聿韻總

通考五篇

未見

通考曰韻總五篇洛陽僧鑒聿譔

歐陽修序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淸濁相生之類五

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卒得其眞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